

外祖父的天下



天祖的父

行印社版出風正

外祖父的天下

## 第一部

一

給他洗臉，梳頭，穿好衣服  
因為他就要走了  
就要到陰間去……

滿屋子的人

都在忙着一個人的死。

蔡玉山

看着爸爸噙了氣

就跪在地上

受執事人的擺佈

受禮教的擺佈

盡孝子的義務……

吹鼓手已經來了

在門外的席棚裏熟練的吹奏這聲音

是中國鄉村憂鬱的抒情呵！

那不僅是爲了死者吹奏着

也是爲了活着的人

吹出他們生活的哀愁和詛咒

來弔孝的人

擠滿了靈棚

（這中間一半是債主！）

哭吧！

那些有着軟軟心腸的人

爲了死去的人哭泣

也爲了活得不明不白的自己……

哭吧！

哪管不是悲哀的呢！

那就把聲音變成爆發的山洪

吼叫像憤怒的遼河……

蔡玉山

在哭聲裏長大

昨天

還是孩子

站上孩子一邊

向着村裏的大姑娘小媳婦們出壞

今天

他成了人

他要自尊！

他草草的埋葬了父親

也埋葬了自己的童年

他把成年人的眉頭皺起

臉孔開始爲着一個家庭的責任而陰沉。

祖傳下來的家財

都讓吸鴉片烟的父親

化成了煙灰，

債主們又點收了最後的房產

他由瓦房搬到草房裏

他的心裏卻在暗暗的

計算着

搬回瓦房的日子

他發誓說：

『總有那麼一天

我要搬回去！』

於是他



白天給地主放蠶

夜晚

借着月光耕種佃來的

山坡子田

沒有牛

沒有馬

他憑着一股蠻勁兒

養活了母親和一個妹妹

最可憐

是那冬天的夜晚

狼在前面學人敲門

豹在後面學鬼叩着窗子

北風會廳倒院牆

大雪會壓塌房屋

他到地主的山上偷柴火

看山狗在後頭追趕

他的半個身體

在雪裏奔跑……

年尾

這是一年中  
最寒冷的日子呀！

窮人也要裝成富家樣

山柴

燒成滿屋的溫暖

借來的米

借來的鹽

還有從殺豬的鄰居

賒來的半副豬腸

「哥回來了！」

妹妹把手掛在哥哥的脖子上問着，

「哥哥是不是過年了？」

年

是窮人祈禱上蒼的節日

信賴着命運的批判，

年

是窮人想從貧窮

跳向富貴的關口

是關於一個希望中

所有壞日子的結束

和好年月的開頭！

窮人在掙扎着

怕被一切祝福忘記

怕被佳節留住

蔡玉山

在掙扎着

掙扎的整頓着那

滿人年佳的風俗

香火頭

亮着他們的希望

香烟縷縷

繞繪出他們幻想中的天堂

大除夕

叫化子裝扮着財爺送來祝福

母親向一切的神紙跪拜

一年年的

跪拜過去了……

## 二

妹妹還小

就嫁出去

是嫁給那年歲比她大一倍的男人  
那男人  
也因爲貧窮而晚婚

貧窮

使鄉村的女兒早懂事

臨上車的時候

她說着大人的話

去哄着像孩子一樣單純的媽媽

媽媽依在門旁望着她上了牛車

牛車緩緩的走遠啦！

車篷裏伸出一塊紅洋布

幌着幌着……

把媽媽的眼睛幌花了。

破牛車

打打咧咧的

載走了給媽媽梳頭的人

載走了給媽媽引針引線和

伴着媽媽哭泣的人……

從此家裏只剩下媽媽，

兒子整年到頭不回家，

在一個深冬的早晨

媽媽凍死在火炕上

沒有留下一句話

蔡玉山回來把她埋了

埋在那有着滿州貴族枯骨的老墳上

他的雄心又被墳墓喚起

他的周身流着滿州人高傲的血液

他的心裏

承受着滿人一代傳給一代的光榮的記憶

他兩膀一幌

有牛樣的力氣

他在泥土上作夢，打滾，翻身

厄運拖不住他

災旱拖不住他



他要從跌倒的地上站起！

他是一個單獨的翻身者

他是跳出了不幸農民羣

一個人往上爬

要一個人翻轉着命運呀！

他說：

白手起家

他說：

單鎗匹馬打天下

於是他不放過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

賣私鹽

販牲口

給大戶趕車

跑營口

跑海城

跑北京……

他的錢

一個一個的串成串了。

### 三

婚姻並不逃避窮人

年齡到了

媒人就自動的找上門

尤其是那些有閨女的老太婆

都用低低的耳語談論他

用半個手指頭把他介紹給  
更多的老太婆：

「爲什麼？」

二十幾歲的小夥子  
不娶媳婦

「是傻子嗎？」

是想不安分守己嗎？

.....

他敵不住鄉間風俗的諷刺和嘲笑  
他答應了一門親事

媳婦是一個漢族大戶的老閨女

在遠遠的地方住

那地方只知道

蔡玉山的祖父是很有名氣的

這樣婚姻

是一場騙局！

新媳婦過了門

總發覺

一切都和媒婆嘴裏說的兩樣

房子不是瓦蓋的

土牆不高

連豬都可以跳過去……

迎親車是借的呀！

新姑爺的衣服是借的呀！

第二天

生米煮成了熟飯

又發現

東倉房是空的

西倉房也是空的

她含着淚水

從隣居借來下鍋米……

她生長在有吃有穿的人家

她嚙不下去帶糠的高粱稀飯

嚙不下去穀子粥

她輕輕的皺着眉頭

蔡玉山偷偷看到了

羞怒的

用板櫂腿

打折了她的胳膊

這是他給她的第一次的愛撫……

命啊！

她屈服在命運之下

她似乎開始滿意這個家

她愛這個家

她學會了借

學會了受窮

而且知道

怎樣能窮得比較富裕

她把陪嫁的兩疋家織布

和一副銀鐲子

變賣了

作小本生意

那比乞討還難經營的生意呀！

從比他們更窮的人的手裏

賺來微薄的紅利

他已經有一掛牛車了

他雇了一個趕車的

因為他自己沒有功夫

他要種田

要放蠶

還要經營生意！

但是

他每看到他的牛車來了

他總要停止他的工作

以主人的資格

背着牛車發笑；



「這車是我的呀！」

假如再駕上一條公牛

就像樣了

明年

明年一定能夠……」

他想着想着

他的手工作得格外的有力了。

然而

事情並不是他想的那樣順利

在一個他右眼跳禍的晚上

牛車沒有回來

是出了什麼錯了嗎？

他乘晝夜黑頭跑出去

妻子攔不住他

風雨攔不住他

他向着卦上說的方向

追趕車……

他的脚下

翻過了多少山岡

穿過了多少個楊木林子

他追

車是他的希望

車將滿載着金銀，富貴……

他追

車是他的命

是他活着的理由

他追呀！

是什麼東西絆倒了他？

媽的！

是死屍！

他追呀

又陷下去了

媽的！

是墳窟！

追，追……

就好像什麼在背後

追趕着他

是！

有的，

但那不是魔鬼

也不是妖精

而是他十年心血所灌溉的

發財的慾望

和汗粒結成的得失的心腸……

他盲目的追

他蠻勁的追

他惱怒的追

.....

追走了黑夜

趕出了太陽

#### 四

他嘆息着回來

而他的心

還在追.....

從那天起

他變得聰明

不再像蠻牛一樣

他要學投機

開始和那些游手好閑的「光棍」們往來

但是他沒有像他們那樣的嗜好

漸漸的他和官場也混熟了

還和幾個鄉丁作了「拜把子」的弟兄

跟着官家到邊外「測荒」

回來牽回一匹馬

和兩錠銀子

慢慢的

他的親戚多了

朋友多了

家

從草房搬回瓦房

他的老婆

生兒又養女……

村裏的大事小事

他都要被請到場

他判斷別人的事很公平

一句話可以號令鄉里

他現在是三十五歲的人了

臉上有深深的皺紋

自從第一個孩子喊他：「爸爸」

他的心裏就有點甜醉

並且

他覺得一點蒼老

一點慌張

「爸爸」這小名

是不能白喊的呀

爸爸要給兒子治房產治地

爸爸要給兒子書唸

他的心裏早就含了一口冤氣：



半輩子不識一個大字

老遭人家白眼

他會眼巴巴的看着

失去那些本來應該屬於他的

權利和名譽。

而且

有了財產還須要保障

唸書人不受欺

書中有黃金屋

唸書人會寫呈子會告狀……

這樣他開始辦一個私塾

派鄉丁

按家找學生

他親自從外縣請來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先生

這位先生

是前清舉人

上知天文

下曉地理

在他的鐵烟袋之下

會打出三個頂子：

一個紅的

兩個藍的！

蔡玉山

佩服他

因為他要佩服他自己的好眼力

有着滿漢混血的兒子

聰明，伶俐

私塾先生要把生平所學傳給他

要把生平的晦氣傳給他！

於是兒子就考中了第一名

也就是老先生自己考中了第一名！

## 五

日俄戰起了

這是歷史上

關東州混亂的年代

俄國打敗了

像打敗了中國

中國的土地上流着中國人民的血……

人像牲口一樣被奴殺着！

蔡玉山修完了中東路得到過「盧幣」

現在又修南滿路賺來了「金票」

地權混亂了

他憑着告狀的本領

從「大堂」上

又贏來了別人的田地！

他的兒子

已經上縣中了

每年春天坐糧車進城上學

全家早起相送

父親起得早

母親起得更早

父親「花啦啦啦」的數着大洋錢

交給兒子一個「明數」

母親偷偷摸摸的

在兒子的身上塞了一個「暗數」

兒子每年暑假回來

帶回來好成績，獎狀，文憑

他把這些  
掛在牆上  
掛在嘴上……

## 六

家

像過年的春聯上寫着，  
一樣一樣的呀！

『越過越有  
財源茂盛』……

但是

樹大招了風

土匪

把蔡玉山的家

列在黑眼上

那夜

土匪來了

用槍托，木棍打着他們的大門

他並沒有慌

從牆壁摘下老洋炮

裝上火藥

走到東牆角放一槍

咳嗽一聲

走到西牆角放一槍

咳嗽一聲

.....

.....

攻『審』的

害怕了。

這家子

有多少人哪？

有多少桿槍？

直到東方亮

也沒有敢進去

土匪的光顧

使他的家聲遠震！



這樣又結交了許多財主。

他的兒女

在高院牆裏長大

給兒子完婚

送女兒出嫁

然後

用愉快的心情

等待着孫子

等待着外孫

他是五十幾歲的人了

留起黑鬍子

留起作祖父的威嚴

而他並不像那些準備作祖父的老人  
預先把舉動裝成比年齡更衰老

咳嗽着

對人生的厭倦

對兒孫說他已經無用……

他不是這樣

他繼續的在聚財

他買地又買山

他富而又富了

他越富

越穿得破

他越富

越吝嗇

他越富

周圍窮人越多

於是

他越富

越心虛

把家搬到城裏

從此

他的故鄉人

看他就像白日飛昇

把他當聖人，稱他「蔡三爺」  
蔡三爺的話是格言。

## 第二部

### 一

這時候

我已經記事了

記住了外祖父在我的腦海裏永久的樣子

八字的鬍鬚

一雙專能察覺孩子們闖禍的眼睛

和兩隻勞苦功高多青筋的手掌

這手掌啊由於獎賞會撫摸過我的柔髮

由於過錯會向我憤怒的舉起

又輕輕地落下……

記住了有着高大骨骼的農婦的外祖母

整天喂豬餵雞

和由於她固執的主張

形成了的年節中滿漢混合的祭祀。

記住了外家的門樓是高大的

在小城的東門裏

高高的院牆，是我童年的城郭

我守過城

我出過師

我一馬當先的……

也記住了大門外流過的

穿洋式衣裳的婦女

她們虔誠的靈魂和形體

正被西山禮拜堂的鐘聲召引而去  
在那時

小城的每一個陰暗的角落  
都充滿倦憊了和平的氣氛。

記住了小城的街道齷齪而彎曲

兩旁的玉石鋪裏發出聒耳的磨玉聲  
我有耐性的等待着等待着那玉石工人

磨下來的不成器的碎玉石。

外祖父

已經是這個城的紳士

但是他不像其他的紳士們

從此別了泥土

把農作的節令忘記

把腰永不再彎向土地

他不再這樣啊！

他仍然保持着勤儉的習氣

在後園種植白菜，馬鈴薯和瓜果

每天溫習着泥土的夢

他信賴又熱愛着土地

因為他是從土地上發跡的

夏天早晨

後園的門鈴一響

我知道外祖父已經早起

我趕快穿好褲子



他種菜

我澆糞

並且互相打賭

哪一棵白菜將長成頂大的

秋天白菜長成了。

——那是在外祖父的咳嗽聲裏

和我擻嘴噙嚙中長大的

我把那打賭的白菜

——是我偷加肥料而長大的

拔出來放在外祖父準備好的秤上

稱稱我們勤勞的成績

他是多麼自信的把秤錘放在

十二斤的準星上

而秤是在十三斤或者十四斤的地方平了

（無論是哪一棵最大

我們都是同樣的歡喜）

他不言語

用嚴重的眼色給我示意

讓我小心送到地窖裏

但是他不放心哪！

最後還是他自己送去的！

他常暗誇外祖母的耳大有福

自從她過了門家裏就一天天好起。

外祖母在他的明罵暗誇下過日子

用母雞孵鴨

小鴨在院心吵鬧着

我在院心吵鬧着

她罵我踩死了她的小雞

罵我把小鴨趕到糞池裏

「小冤家

家去罷

吃我你還不解恨

還要糟塌……」

「從家來了

什麼都不帶

走了

什麼都要拿！」

我同母親回家去

（那是因我們住厭了）

她歎息着：

「嫁出的女兒

潑出的水……

小外孫子

是一條狗

吃飽了夾着尾巴就走

媽的！

連頭也不回

等我死了

『能不能給姥娘燒兩張紙？』

她不久又想念我們了

不止一次的託人捎口信

並且說：

『再來的時候

絕不攆了……』

## 二

外祖父的家裏

天天有人送禮，

不是打官司的就是告狀的

因為外祖父是縣長的乾爹

只要外祖父的一句話  
官司沒有不打贏的！

宴會的請帖

擺滿他的几案

他很傷神的考慮着

走赴哪一家宴席。

宴會上已經傳佈着耳語：

「蔡三爺就到！」

他真是舉足輕重啊！

否則會踢翻全城！

他的耳朵

時時在尋找類似這樣的請教：

『三爺的少的在哪兒？』

『噢！……』

他嗎？

自從我東背一斗，西借一斗

把他攻上了北京大學堂畢了業……

現在在省里

跟劉廳長作事……』

他的嘴裏早就埋伏好了這樣的一句

卻用着不熱心而疏忽的態度去回答。

他要疏忽的呀！

兒子在父親的眼裏本來不算了不起……

他從宴會上回來

肚裏裝滿了酒肉

打着闊氣的飽嗝

也帶着更新的尊敬和榮譽

熱情的

坐在那老式的几案上

戴上花鏡

用心唸字



先認識別人送他的名片

我是他的先生

當他考住了我

他又是我的先生了。

然而

再翻開一冊舊唱本

他指着字行

用經過七十年寒暑侵襲的沙啞的嗓子  
哼着蒼老而戀往的調子：

「八月裏呀！

八寶坪

大鬧北京李自成

崇禎爺爺

弔死就在煤山樹

城外逼死周總兵

.....

「十月裏呀！

立了冬

薛禮白袍跨海去征東

三箭射在東海沿

走馬嘯在鳳凰城……」

他一面毫不馬虎的數着唱本上的行數

學識字

有時背缺了一句  
把全書都背錯了  
一經發覺他笑着  
用愉快的心情  
給我講起他的外祖父：

那是一位當過總督的滿洲貴族

受皇封

上朝戴雙眼花翎

後來被貶下

後來……

他忘了

反正現在是民國了。

三

一個飢餓的冬天

外祖父領着我到西門外

看殺人

是這樣荒涼的郊外

殺人場上

流佈着死人的血腥

殺人場的附近生長着野墳

殺人場的周圍

環繞着舊中國的太平！

人山人海的觀衆啊！

用驚懼又憎恨的眼

望着刀斧手，

——那以殺人爲職業的人

小城的官員都到齊了

他們向外祖父招手

請我們作了殺人場上的貴賓

觀衆的臉

都轉向一個方向

那邊五輛刑車皇皇的來了

在每個刑車上坐着一個死囚

死囚的臉

被高粱酒浸得通紅

嘴裏發出粗暴的叫罵

在掃淨雪的殺人場上

死囚下了車

帶着笨重的腳鐐

被推到刀斧手的面前

殺人號吹過了

我的眼睛忽然被外祖父的手掌遮上了

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看到死囚們

已經倒在自己的血泊裏……

第二天

東門外又新生了五座野墳

小城

從此又太平

西山頂上

禮拜堂的鐘聲依然用虔誠的調子

爲活着的人們懺悔。

我在這樣的平和的情調裏

挾着書包上學去

外祖父

跑遍了小城的糧棧  
訊問着大豆的價碼

高粱的行市

因爲他的租子

又一車車的從飢餓的屯下送進城裏……

#### 四

一年夏天

屯下漲河

那是用整豬整羊丟下河去  
也祭不消的洪水呀！

大水冲走了



龍王廟

冲走了良田和村莊……

這消息

比事實更糟的傳到外祖父的耳朵裏

他關心着屯下的田產

關心那影響後代子孫繁榮的祖墳

他迷信風水

他怕給大水冲斷了『龍脈』

尤其是他上了七十歲的人

還沒有看到孫子

那財產的繼承人

他要回屯下去

弄好風水

他要向祖宗要來後代根

他要從墳墓裏掘出活孫子！

於是他決心下屯

但他急也要等待那出行大吉的日子

領着我坐上一輛棚車

離開小城

車一入了故鄉的境界

透過了車馬的煙塵

外祖父的天下在望了

一草一木都喚起了他深遠的記憶  
他指着左邊的田野說：

「就在那裏

我曾經借着月光

給人家剷地

現在這塊地已經買過來了！」

他又指右邊的山崗說：

「就在那座山上

我因為偷柴火

給人家打破腦袋

現在

這座山，那座山，那座山……

都是我的了」

他的手整整的指了一周

然後問我：

『你看到了嗎？

我是看不清楚啊！

我年輕的時候眼睛很好使

現在老了

你小孩眼睛

是能看見的……」

車繼續的跑着  
他整理着鬍鬚  
把身子坐得筆直  
把頭仰起  
他彷彿看到了  
那山以外的山  
田以外的田  
天以外的天……  
那都是從他的記憶裏  
而且還看到  
他自己年輕的孤獨的影子在翻身……

車闖進村子

整個的村子都在不安

「是蔡三爺的車……」

「老東家的車……」

「不是收租的？」

「只是一輛啊！」

那些年輕的佃農離得愈遠

那些年老的佃農走近他的面前

運用着那鄉里人僅運用在年節時候的

隆重的禮節……

x

x

x

他的未發跡的族人走來了

告訴他關於祭掃祖先的情形  
和老墳上並沒有遭水淹的消息  
他感謝祖上的陰功  
也感謝他自己……

當天

領着一位陰陽先生

去看老墳的風水

在一座向陽的山坡上

有一塊年代久遠的林地

這裏隱埋着外祖家的祖先的骨骸

像一座石頭的小村莊

羅列着古碑，拴馬椿，上馬石，

石坊，石像……

這一切都半殘了

彷彿在隱隱的傾吐着哀愁

說一個貴族之家昔日的榮華•

並且呀！

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而不再來……

外祖父

向我指着那莊嚴的古墓說：

「從前文官到此下轎

武官到此下馬……」



在這裏，  
我照異族的身份站着  
他在這裏

是孩子  
是子孫啊！

他跪下了  
嚴正的禮拜……

陰陽先生  
放好了羅盤  
正方位  
結論是：

「這塊地風水好

後代香烟不絕

恐怕最近兩代要出貴人……」

他聽到要出貴人

立刻就想起他的兒子

現在已經是縣長了

他的眉間笑了

因為他的財產有了保障

於是放心的

回到岫巖城

五

『九一八』

岫巖這小城

被日本兵用不懂的言語叫開了

（小城是

屈辱的

向皇軍笑開

用頂古老的禮節

迎接……）

外祖父

爲了自己的田產房屋生命

也參加了迎接皇軍的行列。

歡迎皇軍的行列

長達幾里呀！

他走在士紳的中間……

然而沒有迎來小城的幸運

殺人場上天天在殺人

他像老墳上的鬼

不想離開小城

外祖母在憂患裏死去

母親作了孝子

我引着幡

外祖父並不感到寂寞

用民國革命

時代的心情

去信賴着而且預言太平

「滿州國」

隨着他的預言來到啦！

「真龍天子」

隨着他的預言來到啦！

天下並沒有太平

他等待着

等待着……

## 第三部

### 一

在外祖父的等待中

「天下」

大亂了。

偽組織

先恢復了殺頭罪

又借來

東洋的電刑

稅捐產生了繁多的名目

人不能生活了

把地照貼在樹上

逃荒

地照在樹上

由白變黃……

飢餓，仇恨

使人轉變了愛

那些愛過鋤頭的稼莊人

現在開始愛一桿槍

那些坐落在山腰的

貧窮一無所有的茅屋

充滿了男人們粗暴的爭辯

和女人哭乾淚水的眼睛

『媽的！

反吧……』

『蔡三爺的老墳上集合  
操他祖宗的不上山！』

於是

槍集合了

槍——

老洋砲

台桿



右輪子

八櫓子

張飛的矛

關老爺的刀

和斬龍袍的寶劍……

有的是從蔡三爺老宅子裏找到的

有的是從關帝廟裏翻到的

有的是從唱野台子戲的班子上要來的

都在這裏集合

殺東洋！

一個倒下去

另一個接過來槍和加重的仇恨

……

從那天起

外祖父的租子就沒有了

城市和鄉村隔斷，

公路被義勇軍斬斷了

城市降給敵人

鄉村不屈服

在有山的地方戰鬥！

外祖父恨日本人一

也恨義勇軍

他恐懼的走着

義勇軍的頭

都被掛在小城東門外的楊樹林子上  
其餘的退卻到森林裏  
槍聲在森林裏  
單調的響着，沉默了

沉默

在醞釀着暴風雨！

## 二

外祖父

因為兒在關內的罪名

入了一次獄

又因為縣長是他的乾兒子

入了一次獄

但都沒有化錢就出來了

因爲他說他是

「滿州人」

把日本兵稱作「太君」

把翻譯官稱作「大人」

鄉下併了村

皇軍把破壞的公路修好

每年冬天

他的租子又順利的

進了城門

春天

他獨自種菜

秋天

他獨自收獲……

三

小城在腫脹的繁榮着：

「中將湯」

「大學眼藥」

「仁丹」

「白麵房子」

烟館……

還有賭場和妓女院

牢獄和殺人場

把小城擴展了十五里！

人生活在

鴉片烟和自由

海洛英和奴隸的身份的交易裏

法律規定着

中國人

是「滿州國人」

敵國

是「友邦」

白麵鬼、烟犯、漢奸，

都是好國民

入城

變成了鬼城！

#### 四

外祖父

在小城裏戰戰兢兢

把大門上貼上了兩張「日滿親善」的標語

把鄰居處好

把自己說話的聲音放低！

他也懷念過他逃到關裏來的骨肉

也會盼望過在關內的

「少帥」團練的大兵……

但是

離開鄉土

他不能！

他守着

守着！

他關上了門

……

## 五

那是旌旗滿山的日子



是東北人民渴望了十四年的好日子……

勝利

以不同民族的語言

在緊急的敲着小城的門

小城有些惶惑了

「勝利！

勝利

是誰的勝利呀？」

城門開了

湧進來不同的國際，不同的旗子，  
不同的服裝，不同的聲音！

外祖父

把戰爭

把世界

都關在門外

他七十一歲的老人

又增添了十四年生活的空白

他八十五歲了

耳目已經向這個世界半閉

無力再聽到這個世界的新消息

但是

他彷彿覺得

有一種不安靜在他的門外流動  
他開開了大門

把頭從狐狸皮的領子裏伸出來  
用拐杖

敲着冬天凍結的土地

他聽到一串春雷似的聲音：

「……」

……

……

……」

.....  
.....  
.....

## 六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故鄉從嚴冬裏解放出來

經過一陣混亂

小城裏

建立起來新的秩序

外祖父

憂憤着他的命運

一病不能起炕

不到半月

一口痰

阻住了喉嚨

他向着這個新時代告別了。

母親的來信

這樣的訴說着外祖父的死：

「臨終的時候

他很想看看你

說你很有骨頭

被家庭打大的

打走的

打遠的

而且能在外邊

老不回來……

「屯下的地

都被別人種着

你外祖父的老院子

一共住了五家……

「把他葬在老墳上

他所指定的地點

頭南腳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  
初版發行

基本定價四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 外祖父的天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丁耶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二八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 分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聯營書店



封底